

以三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分布战区进入战斗准备。

我们向祁政委反映：“整个上城的游击队指战员只有200来人，我们的骨干力量和精良武器，大部分派到各区征粮工作队去了。上阵人员武器低劣，请予增添。”不久，祁通知我们到公安局找何日明局长补充枪支弹药。我率领队员到公安局，何说：“打开库房，任意挑选。”

库房里满是任意乱放的枪械弹药。全是收缴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械弹，还无暇整理。我们根据所需，尽力带入阵地。全体指战员高兴已极。因为这些机枪、冲锋枪、手枪、步枪和木柄手榴弹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大大增强了我们战斗必胜的信心。

晚饭是送到城墙上吃的。菜是回锅肉加红白萝卜汤，大米饭随舀。对于我们这支农民武装来说，这伙食已是很不错的了。

肚皮填饱了，械弹充足了，加上2丈高的城墙，指战员皆临危不惧，严密防守。从此，崃山支队保卫邛城临时指挥部成立于东门城楼。

下午7时，五个城门全部关闭。并实行宵禁。

2月10日

今天凌晨3时左右，临邛城小南门外，3颗彩色信号弹划破漆黑的夜空。接着啪！啪！劈劈啪啪，密集的枪声在小南门方向响起，攻城的叛匪开火了。

守卫小南门的是临邛大队的王树云等指战员。在黑暗中他们以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向叛匪猛烈还击。叛匪得知小南门有备，且火力较猛，便向正南门方向涌去。由于小南门的枪声，惊起了守卫在城墙上的全体指战员。我们深知：眉山军分区邛

峡警卫连只有一连的兵力；护城的游击队员也不过200人左右。由于敌众我寡，凭险御敌，不能稍有疏忽。当叛匪转到正南门开枪攻城时，又遭到我临邛大队主力的沉重还击。这正是需要我打出威风、显示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给敌人以威慑的时候。于是所有机枪、步枪竭力向匪徒们猛射，而威力较大的手榴弹，则像雨点般地在敌人头上开花。正南门的枪炮声，正象老百姓过新年放鞭炮一样。一直延续一个多小时。数名匪徒被击毙。

拂晓，我们正庆幸东北两门没有叛匪来攻，忽然警卫战士报告说：“叛匪来了！看他们借牌坊掩护，一跑一蹲地扑向城门来了。”区队长余恒章说：“莫慌！敌人靠近渔桥才打！”我方机枪射手们食指扣着扳机，其他战斗员进入战斗岗位，每人面前至少有10多个手榴弹已揭开了盖子。握在手中的早已扯出了拉线。当一群匪徒向我城楼靠近，直冲渔桥时，我方机枪猛烈横扫，手榴弹在渔桥及护城河外轰鸣，爆发出密集的火花，敌人抱头鼠窜，而城门下手榴弹爆炸的浓烟，随风吹上城楼，刺激着我们的咽喉，雷肇鉴和我不断地咳嗽。天明，城外房舍田野，已能清晰地看到，叛匪又借着东门的几道牌坊，边跑边躲地向东逃遁。

当我们正抗击东门叛匪时，背后的大金烧房（今文君酒厂）内有人向我们放了两声冷枪，就毫无动静了。

10点钟过后，叛匪的攻击停止了。城内顿时显得寂静，居民们却暗自惊慌。

在县政府内，县委领导召开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当即作出三个决定：

- 1、宣布全城戒严。五个城门，青壮年只许出，不许进，同时

对嫌疑人员进行搜查。

2、从警卫连抽调人员组成巡逻队，昼夜巡防城内街道。对嫌疑人员进行盘查、拘捕。

3、在护城指战员和军政人员中密传“口令”。凡遇带枪人员问答不出“口令”者，则开枪射击。

下午，三个决定在城内贯彻执行。

重要情报不断传来：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名雅邛支队第三大队副指导员杨家寿和崇大新支队五面山大队队长谢绍华、左大章和队员左永兴等，在向邛城集结途中，行至土地坡被大通乡叛匪袭击包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大通乡仓库内数十石大米被匪徒抢劫一空；北路叛匪抢劫了桑园仓库和场上居民。

邛崃匪特全面叛乱，从此数千名匪特围攻邛崃县城。

2月11日

今天，全副武装佩带红袖套的巡逻队员，巡逻于大街小巷，并对一些青壮年劝其回家，少在街上行走。这一行动使城内暗藏匪特坐卧不安，不敢像以往身带手枪，四街横行串联了。因为他们不知我们的“口令”，且有随时被查被捕的可能，更不能象以往那样的尽是“便衣武装”，可以混在游击队和群众中浑水摸鱼，他们感到十分惶恐。有一些狡猾的匪徒手枪放在城内同伙处，乔装打扮混出城外与匪徒互通情报，因无确凿证据，护卫城人员只好让其出去。

城内暗藏的匪首也不敢明目张胆、随随便便往来了。但他们确在做“变天”的美梦。

下午，东街邛崃川剧场内，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虽是数九

寒天，而场内却沸沸扬扬，人头攒动。这是县上军政要员、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留城的区、乡干部和武装队长，济济一堂，正在聆听县委书记周仲达作《邛崃匪情和采取的措施以及征求平叛意见》报告。到会人员，表情不一，有幸灾乐祸的，有隔岸观火的；而更多的是持积极态度，认为叛匪虽众，却是胁从者多，呼啸而起，不堪一击。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坚决抵抗，坚守待援，大军一到，则匪特必不战自溃。首先是团结一致，奋勇当先，坚决还击；其次急电求援，迎战自保，县城是危少安多。城解围后，再从长计议。会后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确定了方针，增强了斗志，也使民心稍安。

下午，东门城外街道，实行戒严后，已少有行人，只有极少挑担卖菜妇女入城，以供应城内居民所需菜蔬。忽然从城垛望去，数以千计的男女青年，成群结队地向城门走来，我们急命将城门全部关闭，观察情况。为首的数十人不断举手高喊：“我们回来了，我是公安局的裴增万，城上是谁守城？请快给我们开城！”我们在城上细看，人群中还有我崃山支队参谋孟鹤松和石坡区队数十名武装人员。并且获悉：那近千名众多的男女青年乃是成都招收的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的学生，在来邛途中遭到羊安乡、泉水乡、高埂乡、固驿乡、前进乡叛匪的包围袭击，在我征粮工作队的干、警和新津县派出的一个工兵营的护卫下，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边战边走，才到达东门城外。我们立即开城让进。并知在战斗中，我方牺牲近 10 人，受伤 20 余人。西干校校部所带物资和大多数学员行李皆被叛匪劫去。

2月12日

今天上午 10 时左右，叛匪在文笔山以迫击炮向城内轰

击。一发炮弹落在南门龚家。当场炸死 4 人，伤 2 人。另一发炮弹在天庆街口爆炸，伤居民 2 人。还有一发炮弹落在文庙大成殿屋顶，将屋脊炸坏，未造成伤亡。

西路匪首周允恭、叶瑞廷率众攻击西门。少数匪徒竟敢安竹梯妄图登城。在我警卫连战士奋勇打击下，匪徒丢下 3 具尸首，狼狈逃去。

东门城门外，匪徒不断地向附近农户集结，我方以步枪火力击溃了匪徒。双方有零星的枪声。匪徒不敢贸然进攻。

西门方面时有零星枪声。唯北门沉寂。

敌人的炮弹在群众中造成伤亡，群众相当恐惧，更难预料的是邛城是否可保。今天已是农历腊月 26 日，接近年关，许多人家便“提早过年”。

中午，家住北街的游击队战士赵德熙，在东门城楼找到我说：“丕芬老表，今天中午我家请你吃年饭，走！我同你一道。”我说：“还没过年嘛，咋就吃年饭？”他说：“大家都说兵荒马乱的，提早过年，把过年货都吃在肚皮头稳当些，晓得以后怎的！”我便和赵一道去了。

饭后，我俩一道向东门城楼走去。我叫他上东门城楼，并说：“余恒章、雷肇鉴等人都在那里，那里防护掩体坚实些，我到东南城缺口处防守。”

中兴大队长何明先在城缺口处正用歪把机枪向叛匪扫射，打得非常起劲。我说：“我来掌机枪，你去休息一下。”他坚持不允。我俩正在相持不下时，区队长余恒章大步走来。还在很远的地方就说：“丕芬，快去通知赵家，德熙被打死了。”我说：“不会吧！他刚同我一道上城墙来的嘛！”

他说：“真的被打死了。”接着说：“他在城楼中间，我和肇

鉴在他的两边，敌人从东安乡公所的楼上向我们放冷枪，啪啪两声，打中了赵的头部，他就倒下了。”

我快步走到北街，通知了赵家。这是我部防守东北二门第一个牺牲的战士、亲戚加战友，我心情非常沉痛。我带着沉重的脚步上了东门城墙，接过何明先的歪把机枪瞄准匪徒愤怒地猛射。

入夜，天空下起微雨，湿透衣衫，我守城战士，被薄衣单，北风呼啸，都不免耸肩缩手，但都精力充沛，监视着四周的动静。

2月13日

西路叛匪叶瑞廷匪部占据西门外瑞云街的碉堡。该碉堡是砖石结构的3层建筑物，比较坚固，顶楼高过西门城墙、叛匪在上、中两层架设机枪，与我防守西门的警卫连对峙。匪徒的机枪不时向我西门城楼威胁射击，我们以机枪、步机猛烈还击，阵阵枪声，加剧了城内居民的恐惧。警卫连临时组成一个炮兵班，对匪徒猛烈炮击，但因炮兵射击欠准确，炮弹只在碉堡附近爆炸不停。叛匪龟缩于碉堡内，不时向城楼放枪。

东门外的叛匪，三五成群，凭借着东门外的七八道红砂石牌坊，不断向我城楼射击，并借火力掩护越过一道道牌坊，逐步向我逼近。我方亦组织机枪、步枪还击。但因障碍物较多，难以击毙匪徒。战斗到中午，警卫连的迫击炮班支援来了。向匪徒发射了数发炮弹，匪徒逃窜了。

南门与东门的情况相似，炮兵亦去支援。这个人数不多的炮兵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处奔走打击匪徒气焰，为了迷惑敌人和增强群众信心，他们不得不随时化装奔赴东、

西、南 3 门之间进行炮击。从情报中得知：敌人原认为我城内无炮兵，现在又不知炮兵有多少。

迫击炮威慑了敌人，叛匪自知“明枪易躲，炮弹难防。”

下午，逼近城的匪徒向后撤退。

晚上，匪徒抢劫了固驿镇居民。

2月14日

城北叛匪蛰伏了几天，今天上午突然蜂涌而来，在城北县中校背后城墙的低矮处，猛烈攻城，这一段城墙，是县中学生和城内青少年随时在这里爬上爬下游玩嬉戏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城墙的足痕手迹比比皆是，10来个人可同时爬上爬下，弹跳力强的青壮年还可从城墙上跳下去。敌人妄图从这段薄弱处进攻城来。这里是我崃山支队邛江区队部份指战员的防守地段。该队从 1948 年起，曾与郭保芝匪徒 及大邑刘文彩地主武装和国民党的保安团队作过多次较量，机智勇猛，枪法娴熟，战斗力强，有较多的战斗经验。因此，担负此段城防要地。敌人妄图凭借火力掩护，我部没有马上还击，待到敌人涉过护城河沟，正要爬上城墙时，我以密集的火力，铺天盖地的向敌人射去，枪弹齐鸣，火光冲天，匪徒狂呼乱叫仓皇逃走，并在城墙下丢下血肉模糊的 3 具尸首。

与此同时，有 3 个亡命之徒，从文脉堰的入城水洞中，穿越城墙从善恶坝的水洞出口处冒出头来，为首一个，当即被击毙，其余的两个，束手就擒。

这是叛匪发动的一次所谓“两面夹攻”的战术。在不到一小时内，即被我城防战士英勇击破了。

下午 4 时后，叛匪又一次以密集火力向他们丢下尸首的

地方射来，但不敢向前推进，他们时疏时密地打了半小时后，才见四五个手提短枪的匪徒在火力掩护下，向尸首处边跑边躲地跃进。刚接近壕沟时，我方又一排机枪和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惊慌回逃。少顷，匪首大呼：“拿不回来算球！”枪声顿停。方知是敌人欲将尸首抢回，因遭我方猛击，才悻悻地弃尸而逃了。

傍晚，何砚耕同志来到东门城楼，见着我说：“明晨 3 至 6 点，将有解放大军到来，联络信号是：解放军鸣号，我方鸣锣，识别符号是：解放军有帽徽胸章，我方是左臂束白帕。我方由你联络指挥，切记勿忘。”

我问：“电讯通了吗？”他说：“几天来长话不通，是叛匪破坏了线路，无线电台又传呼不出，县领导常坐机旁，下午电台才通了。上面答应速派部队来邛，要我奋力坚守。你要保密。”

几天来的坚守奋战，昼夜巡防，带来的疲劳顿消。我立即下了东门城楼，速去准备联络工具。

2月15日

凌晨 4 时左右，东门外敬亭校前面的公路上，出现一条忽明忽暗的灯光，随即车声隆隆，白光缓缓地朝向东门移动。但在邛大公路与成邛公路交界处，灯光向北射去。20 多辆汽车缓缓地向北门开来。当汽车尚未全部驶入东北门围城公路时，灯光几闪，汽车全部停止前进了，我们在东门城楼上的指战员，都看得一清二楚。估计是解放军部队到了。大家随即在左臂上拴上白帕，我即鸣锣报讯联络。但每次敲锣，都没有听到对方回答的号声。隔了一段时间，又见灯亮了，我再次紧急鸣锣，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所回答。我暗想是否对方听不见锣声，

便敲锣带着几个战士一道向北门敲去。敲敲停停，停停敲敲，并沿途与城防战士谈话。心中也产生了疑虑：是解放军，还是大举攻城的匪徒？又想叛匪没有这样整齐庞大的车队，也做不到这样的镇静。管他的，敲到北门城楼再说。

到了北门城楼不久，天已微明。城楼下传来呼叫声：“楼上有人没有？谁在守城？请开城！”守城战士向下看去，人影模糊，隐约可见尽是短装。问我咋办？我说：稍等天明，再鸣锣试试。又敲锣。仍无回音。

停顿一阵，城下已渐能看清了。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又在急喊开城。我说：“开城！只开一线，让我出城联系。”

城门开了，我侧身出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突然上前抓住我的左臂急问：“城上是土匪？”我说：“不是，是游击队。”他说：“走！到车队去，给我们带路进城。”我问：“进哪门？”他说：“到车队再说。”到了车队，一个军官急问我：“你是何人？”我答：“游击队长。”他问：“进城走哪门？”我答：“东门好进。”他又问：“为何好进？”我说：“东门是我部守城。”他说：“那就进东门。”

我到了邛大、成邛公路交叉处，刚乘上为首的汽车，敬亭校对面的民房里突然跑出很多匪徒，开枪向后尾的汽车袭击。车上战士急速跳下，鸣枪向叛匪飞奔回击。匪徒慌忙向宝林方向逃去，解放军战士猛打猛追。追过邛雅公路时，指挥员命令：“勿追，整装进城。”到达东门，我喊开了城门。

长长的车队，满载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缓缓地向城中心驶去，街道两旁观看的群众。顿时产生了安全感。

下午，解放军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一团六连增援部队来到西门，与叶瑞廷匪部展开了激战。群匪凭借顽抗，解放军久

攻克。最后六连在城楼上架起了无后座力炮，瞄准了目标，几发炮弹，将碉堡摧毁，活捉匪徒 15 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 13 支。这是首次给叛匪的沉重打击。

2月 16 日

今天是农历腊月 30。早饭后再次通知全城居民：新年已到，我重兵守城，确保大家安全，可吃好耍好，绝不准燃放烟花爆竹，以免混淆不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正月初一和腊月 30 是年头岁尾，是千百年来群众最忌讳伤亡、蚀财的日子。对于叛匪来说也是极为忌讳的。因为叛匪首领绝大多数是封建袍哥、土匪头子。而众多匪徒多是胁从无知的农民（当然部队不忌），因此，城外城内一枪不发，在战斗间隙的平静中，过着不平常的佳节，显得无声无息的安宁。

这正方便了大邑斜江支队近千名游击队员的活动。他们乘机靠近邛崃拱辰乡高家大院，由女干部高绮琴、蔡曦化装成农妇，乘雾进城交换了情况，得到枪弹的补充支持。

午后，五十四师一六一团和一六〇团几位团、营首长约见守城的指挥员，一同漫步城墙，边走边谈。他们巡视了防地，我们也汇报了敌情。他们赞扬慰劳了我们的坚守，我们也感谢他们星夜及时地赶来支援。绕城一周后，临别时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回营后，即派队伍来接防。我们的队伍上城进入一个阵地后，你们即撤下一个阵地休整。我们在全城上阵以后，你们即全部撤下休整。”

入夜。双方全部交接完毕。我们撤下时，解放军指挥员不住地预祝我们过个清吉平安的新春佳节。

屈指算来，我们刚好防守邛崃县城 7 天 7 夜。

城墙，邛崃的城墙，您自从秦时诞生以来，经历了 2 千多个春秋。您一直担负着防御的重任，您以往有得有失，而这次以您的老弱身躯抗击敌人，恐怕这将是您最后完成的光荣使命了！从 1950 年的正月初一起，您开始转危为安，但您还受着叛匪的包围。这算是平叛历程的第一阶段。

2月 28 日

从城墙上撤下来。经休整后，我守城的大多数指战员，正式归入了县警卫营、公安队的编制。我崃山支队留下的政工人员和直属大队的部份指战员，以崃山支队司令部的名义驻守南街的四川省银行内。

午夜，我睡得正酣，两个守卫的游击战士，急促地把我叫醒。他们身后随着几个解放军，急说：“队长，给我们几个向导。”我问：“要熟悉什么地方的人？”解放军说：“西门外对河一带的。”

我在队员中挑选了 4 人，随解放军去了。

拂晓，西门外喻坎至白塘井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直至天明。

中午，4 个向导回来汇报说：今天的仗打得好安逸啊！我们给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〇团二营带路，在喻坎、白塘井一带将叛匪盘踞的几个大院团团围住，先用木柄手榴弹不断地向院房内掷去，敌人在梦中惊醒，解放军破门而入，以冲锋枪密扫，又以木柄手榴弹掷入匪徒睡房，一房屋的叛匪被炸得血肉横飞，很多匪徒还没穿上裤子就被炸死了。因匪首怕匪徒逃跑，叫尽都赤身裸体地睡觉。有些匪徒光着屁股就与解放军顽抗。那些房屋尽是泥砖墙，双方打得好激烈呵！天亮时，解

放军已牺牲了 10 多人，随后，解放军用无后座力炮摧毁了 3 个大院，用机枪、手榴弹密射。当场打死了匪支队长孔见明和五六十名叛匪，活捉了 130 多名匪徒。匪支队参谋长陶显名受伤被俘，带伤的不计其数。

傍晚，又得情报：今天早晨这仗，把大兴乡和西河乡周允恭匪部进攻邛城的匪徒基本上全部歼灭了。中兴、马湖两乡的匪徒闻风逃窜。

这一仗，邛城之围遂解。平叛历程从此转入进攻阶段。

（1950 年日记，1992 年 6 月重新整理）

难忘的奉献

编者按：川康边人民游击队在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许多党外朋友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他们冒着倾家荡产，坐牢杀头的风险，同情、支持革命，有的献出了家产，有的献出了自己或亲属的生命。他们对革命的奉献，感人至深，令人难忘。在这里，我们仅撷取其中几位朋友支援革命的一些片断。

肖梓源

肖梓源是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队长肖汝霖（烈士）的胞兄。同志们亲切地称汝霖为肖二哥，尊称肖梓源为肖大哥。肖二哥在党的领导下能在家乡大邑县唐场率领武工队进行反蒋武装斗争，是与肖大哥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肖大哥为人忠厚老诚，衣着朴素，稍微有些口吃，平时沉默寡言，勤俭持家。他曾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任过职，退役时照例领到一笔退役金。因此，他不但继承了祖遗的八九十亩田产和在大邑唐场三河场口的一座农家大院，而且还与别人合资在成都西御街经营成都饭店，对面有几间街房居住，生活尚属宽裕。但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在肖汝霖同志的影响下，他积极支持其二弟的革命行动。每当他听二弟讲革命道理时，总是默默点头，表示赞许。他语言不多，只是经常叮咛二弟：“我们在刘文彩眼皮下，可要小心啊！”

他在三河场的家成为武工队的“营地”，经常有几桌人开饭，但他毫无怨尤。开销大了，肖汝霖名下的田产卖完了，肖梓源也卖了田产来保证供给。

他在成都的住地，也是革命同志进进出出的地方，有些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当时，川康特委、雅乐工委负责同志也经常在这里接头、发展党员、布置工作。他虽不参与接待，但却为大家站岗放哨。他只要看到面熟的同志进来，就对小儿子肖雨一噜嘴，肖雨就警觉地跑到门口放哨去了。肖雨喜爱摆弄收音机，“偷听”延安广播。肖大哥就经常到门口张望，有时他也参与收听延安广播。当听到解放军捷报频传时，他总是点头微笑，精神振奋。

1948年9月，肖汝霖同志牺牲，他悲伤不已，更加沉默了，也更加坚定了。他在乡下的家被抄。他在成都的住处虽然冷清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他的坚毅支撑下，又照常接待来往的同志。

1949年1月，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川西南武工委负责人吕英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肖梓源得知消息，急如星火，不顾个人安危，奔向组织报告。党组织要办《火炬报》，在成都将军街一处楼上安装收音设备，他捐了收音机，又让小儿子肖雨去作收听、维修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对小儿子说：“跟着叔叔们去干！”

解放后，他被安排为大邑县政协委员。昔日的同志们分散各地忙于工作，与他的接触少了。他默默地过着晚年生活，让老伴加工唐场豆腐乳，过着清贫的日子，从不向组织伸手、叫苦。他也不顾老年寂寞，生活艰难，仍然让儿子肖雨跟着叔叔们过供给制生活，“摆弄”他热爱的收音机（后来肖雨入了党，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台高级工程师，1990年离休）。